

新人文丛书

NEW HUMANITIES SERIES

主 编 ● 王晓纯 吴晚云

冯大彪
著

文武撷英

光明日报出版社

NEW HUMANITIES SERIES

新人文丛书

主 编 ● 王晓纯 吴晚云

冯大彪
著

文武撷英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武撷英 / 冯大彪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12-8907-0

I. ①文… II. ①冯… III. ①文化—名人—访谈
录—中国—近代 ②武术家—名人—访谈录—中国—近代
IV. ①K825.4 ②K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4118号

文武撷英

著 者: 冯大彪

责任编辑: 王 娟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糖晶书装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31(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wj_gm2013@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8907-0

定 价: 39.80元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立诚	尤西林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吴祚来	张 柠	李雪涛
汪民安	邵 建	陈晓明	单 纯	金惠敏
赵 强	骆 爽	夏可君	敬文东	谢 刚
谢 泳	黑 马	熊培云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刘夕海
刘永祥	孙德辉	曲 辉	张 轶	张卫平
张常年	李志强	邹建成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姝明	赵晓辉	秦志勇	袁本文
铁 军	鞠洪深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象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及其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

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的尊严，唤起内心的力量，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特地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序

萧 乾

文治、武功，是呼啸前进的历史列车的两列车轮。古人“国家必有文武”，“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人荟萃；又是幽燕旧地，即故土，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多少文人墨客，武夫侠士，或风云天下，名声显赫；或默默奉献，鲜为人知。但正是他们在北京这座大舞台上，几千年来演出了光彩夺目的文明史，推动了燕都的发展与进步，其功绩可与日月争辉。

中国新闻社高级编辑冯大彪先生，根据其亲身采访见闻记录下当代文、武各方面一些杰出人物的事迹。这里的人和事，大多以北京为主，也兼及外地。有些记述颇详，有的只存一鳞半爪，然皆真实可靠，文笔粲然，不少篇章且富奇色极。此书内容丰富多彩，很具魅力，读之是艺术上的享受。对于启迪和勉励后人，无疑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我和冯先生已有数面之交，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他谦恭、坦荡。有君子之风，逐渐熟悉才知道，他不仅是位饱有经验的记者，而且还是颇有成就的书法家。此外，他还熟谙武术、国画、京剧等等。像这样的文武全才，今天实不多见。几十年文武并进不辍，这就无怪乎这本有关文化和武术方面的精英的书，他写来能得心应手了。

“三缘斋”是冯君的斋号，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书斋室名趣录》中有词条，“他一生与书法、写作、武术结缘，故名其室为‘三缘斋’”，此言不虚。他恳切求我写序，尽管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我还是欣然答应了。因为我喜欢其人，也喜欢这本书。

(1994年6月5日)

目录

风雨伴侣见真情	001
蔡锷女儿谈蔡锷	008
纪念张伯驹先生	011
素雅淡泊见情浓	022
珠联璧合一幅画	026
春蚕吐丝摹鸿图	029
海峡两岸寄深情	033
怀念康伯藩先生	036
宫廷医案淘宝人	041
李万春的真功夫	044
荀派名伶孙毓敏	049
北国山水冰雪情	061
侠骨丹心斗“莽熊”	065
镖师李尧臣	075
神力“千斤王”	085
太极一人	094
技击家万籁声	107
神拳大龙	118
沱南侠与梅花桩	130
“龙行”之父	146
太极通背老拳师	152

目录

八卦俊杰	157
侠女威慑俄力士	179
巾帼大侠	195
津门女杰	203
擂台女状元	222
柏林奥运女英豪	247
邹家拳传人	262
武坛明星李连杰	275

代跋：七十年相识相交心相印

王德彰 288

风雨伴侣见真情

1991年12月，在北京首次颁发了“范长江新闻奖”。

范长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解放日报》社长、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所以，在新闻界，一提起范长江，没有不知道的。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曾经为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1935年，他从成都出发，历时十个月，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内蒙古等地，行程四千余里，然后把所见所闻写成文章，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后汇集成书《中国的西北角》，一时轰动了海内外，几个月内再版了七次。第二年“西安事变”后，他又从宁夏去延安，毛泽东与他做了通宵长谈。他所写的《陕北之行》，打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人物的言行，宣传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全国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因此，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使是范长江这样的风云人物，也有一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出自名门，是“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的千金，她和范长江的结合，多少年来一直为人们颂为佳话。

193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已经侵占了东三省的日军正虎视眈眈地准备

进一步挑起侵略战争。以沈钧儒、邹韬奋为首的“七君子”，因为宣传抗日救国被国民党政府关入了苏州监狱。当时年仅19岁的沈谱正在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读书。她一方面奔走营救“七君子”，另一方面亲自参加救亡运动。

经过多方努力，沈钧儒终于被保释了出来，他们一起搭冯玉祥的专车从南京到了武汉。国民党的铁窗并没有把沈钧儒吓倒，出狱后他仍旧主持救国会的工作。沈谱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进步团体“蚂蚁社”，每天和同志们一起进行街头宣传、出墙报、为伤兵包扎、演出等等。笔者采访她时，她还记忆犹新地唱起了“蚂蚁社”的社歌：“蚂蚁们，/拿出最大的勇气。/我们已经走了多年，/经过多少险恶的道路，/辛苦了的到了岸边。/前边是河水，/河那边是肥沃的草原。/这是我们的歧路，/是退后，/还是向前？/蚂蚁们，/拿出最后的勇气，/我们前面的跳下水去，/筑成一条蚂蚁的长堤。/我们原是分不开的集团，/群的幸福，/原是我们的目的。”这时的范长江已经因为《中国的西北角》的出版，成为名记者，和邹韬奋都是救国会的会员，二人经常出入沈家，同沈老商讨救国大计。有一次，邹韬奋有意和沈钧儒谈起婚姻问题，借机替范长江和沈谱牵红线。后沈老转告女儿，当时沈谱虽已知范长江的大名，也敬佩他的文章和为人，但终因年纪还小，况且学业未成，便婉言谢绝了。

1938年夏天，金陵女子大学在成都复校，沈谱还差一年就毕业，便遵父命前往就学。在学校中，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参与组织同学们阅读、流通进步书籍，进行时事交流、演讲等。在毕业前半年，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连最疼爱她的父亲都没告诉。到毕业的时候，武汉已经失守，父亲到了重庆，于是沈谱也只好回到父亲身边一起参加救亡运动。而这时的范长江在桂林与胡愈之等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后，因工作关系也来到了重庆，因此二人又相遇了。戏剧般的重逢，使二人都充满了喜悦。

由于范长江的知识渊博，文笔犀利，人又仪表堂堂，所以追求他的人不少，然而他偏偏就看中了刚脱去学生装的沈谱的单纯、朴素。在重庆，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范长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而沈谱的上级是邓颖超，但当时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直到“文革”后，一次沈谱去看

望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还跟她开了个玩笑，说：“沈谱，你犯过一个错误，还记得吗？你一结婚就告诉了长江你是共产党员。”说得沈谱捂起嘴来笑。最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趣，终于使这对年轻人结合到了一起。

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和沈谱在重庆良庄沈钧儒的家中举行了婚礼。住在三楼的茅盾夫妇把新房布置得简朴、雅洁。重庆的严冬是寒冷的，周围特务横行，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而沈老的家中却是春光融融，宾客盈门。特别是周恩来同志亲临祝贺，更使婚礼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李公朴带来两朵大红花，到处找新郎和新娘，好不容易才发现，拥上前去说：“你们两个都穿着蓝大褂跟大家一样，简直认不出谁是新郎新娘了！”博得大家一片笑声。婚礼虽然没有酒菜筵席，有的只是糖果、糕点之类，但大家川流不息，谈笑风生。实际上借此机会也是一次革命的聚会。有的送来了花篮，有的送来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最令人瞩目的，也是最珍贵的，是一个大纪念册，上面写满了诸来宾的题词和签名。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还特别发表了一篇记述这次婚礼的特写：

“枣子岚垭小山坡上的一幢住宅——有着一个巧合的名字良庄，昨天，这幢住宅里正喧腾着热情的欢笑。每个来参加沈、范婚礼的宾客，都忘记了这是一个萧萧的冬季。他们把最衷忱的祝福带给了新婚的人——沈谱、长江先生。

“沈钧儒先生的胸襟上缀着一朵最快乐的花，笑容在他的长髯上，他的惯于忧时虑世的脸上，展开了爽朗的丰采。他的欢乐是难于形容的。我们只有在若干广大的人群里，有时可以看见他像今天这样无限的欣悦。这不仅是因为爱女的终身有伴，而且因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从今天起将获得最忠诚的合作与继承。从他写的签名册卷首的诗篇里，可以看出他对于他的爱女和佳婿是付托了怎样大的祝愿：

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

祝吾婿与女，绳勉同心结。

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

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

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

鸡鸣怀古训，毋恋衾枕热。

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

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

“正如他们的结婚启事所说：‘新旧仪式，一概从删’。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也就不同凡俗。宾客们没有特别丰厚的馈赠，我们却看到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士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诸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着新夫妇‘同心同德’。

“鲜花堆满着客厅和过道，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握手谈笑。简单的茶点代替了习俗的浪费。从下午五时起直到天暮，数百位来宾都尽情享受了这份难得的欢乐。”

邓颖超同志因为有病，未能参加婚礼，当日专门写了一封贺信送来，以祝贺这两个年轻人的珠联璧合：

沈谱

长江

从报上得知你们的喜讯，今天又届你俩的佳期，不仅要向你俩热烈地庆贺！同时，凡是关心你俩的朋友们，都要感到愉快欣慰的！我本应，且极想能够亲来道贺，但因病后，体健未复，尚留乡间疗养中，致不克如愿，殊深欠憾！兹特专函，以伸贺意：敬祝你俩新婚快乐！今后共同生活，在恋爱与事业交织中，更加活泼与丰富，善处益巩固！坦白真诚，互助、互勉、互信、互谅、互慰，相爱始终！再依照你俩的愿望，在不损物资的条件下，将手头现存的两件微物——苏联乌拉山石制小相架，二年前购而未用的一花台布送上，聊表贺意，以资纪念，点缀新房，千祈哂纳为盼！

此祝

大喜愉快！

邓颖超 12月10日

新婚的蜜月还不到十天，由于皖南形势突变，范长江便匆匆离开了宴尔新婚的妻子，奔赴桂林去主持“国际新闻社”第二届年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结果，“国际新闻社”被封，范长江被通缉，组织上通知他即刻转移。他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搭机潜往香港。离开桂林的那天，正好是1941年爆竹声中的阴历除夕。

不久，依照组织上的转移计划，沈谱也来到了香港。小别胜新婚，何况他们又是新婚不久，夫妻二人十分高兴，在九龙租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范长江此时正在廖承志领导下的《华商报》工作，并与恽逸群、黎澍等经管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沈谱便帮助《华商报》做些画战局和形势图的工作，化名“一真”“依真”“谱”等，还为廖沫沙的文章配了很多插图。由于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严明，沈谱对丈夫的活动从来也不去过问，他早出晚归，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感情是诚笃的。在沈谱的生日那天，长江特意买来了非常漂亮的巧克力糖。他们吃在嘴里，甜在心上，二人默默相视，无言而笑。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袭港九，范长江在炮声隆隆中爬起来，只说了一句：“沈谱，我先去香港，到港再接你！”拔腿就走了。之后，派《华商报》采访部主任陆浮来接，忙乱中，沈谱什么都顾不上带，唯独带上了那个结婚时的纪念册。因为从重庆跑出来时，她就一直带在身边。她认为，这是她结婚时的唯一象征，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但是，日军很快就占领了九龙，马上逼近香港。在万分危急的险恶情况下，沈谱只好忍痛将它扔进壁炉里烧掉了。连陆浮都于心不忍地说：“哎呀，烧掉太可惜了！”范长江却在旁边说：“上面都是签名，万一被敌人发现，就要害了很多同志，坚决烧掉！”说来也真巧，那天恰恰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终于，香港也失守了。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范长江在负责安排撤退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同志，而最后一个才是自己的妻子。仓促间，托人把沈谱介绍到一位记者家里暂住。

有一天，沈谱去买菜，突然碰见国际新闻社的唐海，唐海对她说：“长江到处找你，快急死了！”第二天，唐海带着她通过了两道封锁线，

来到一个简陋的小茶馆，领到一张桌前，坐在一位陌生人旁。她回头一看，原来长江坐在另一桌边，穿短装，工人打扮，互相瞥了一眼，但不敢打招呼。少顷，陌生人将沈谱带到一个小药铺楼上，向一位老太太介绍说：“她是遇难来香港的，要与你一起住。”次日，老太太的儿子把范长江带了来，向老太太介绍范也是遇难来香港的。很明显，意在二人素不相识。沈谱看到长江瘦了，脸也黑了，一定吃了不少苦，真想扑上去紧紧抱住他大哭一场，倾诉一腔离别之苦，可是理智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最后，沈谱住在老太太家，范长江住在老太太的儿子家。夫妻俩这样才算匆匆见了一面。酸甜苦辣，百感交集，那个滋味，只有沈谱和范长江各自心里明白。

第三天，范长江弄到两张去澳门的船票，然而他却对妻子说：“我有个想法，韬奋书生气，怕弄不到票，我想把你这张先给他，不然他留在香港更危险，你看怎样？”沈谱深知丈夫的为人，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应该了，还用说！”于是，范长江去找邹韬奋，整整转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打听到，原来韬奋已想其他办法去广东了。这样，夫妇二人才得以同行。

当范长江、沈谱夫妇和梁漱溟、陆浮等一起坐小轮船到了澳门，又听说，日军马上要占领澳门，只得还要奔广东。费尽周折，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才弄到几只小船，每只小船最多只能带两个客人。还要等夜黑无月时才能起程。刚离开澳门，便狂风大作，波浪滔天，在漆黑的汪洋中，小船无异于一片小小树叶，漾得满船都是水，沈谱只好忍着呕吐不断地往外洩。后来，实在人困马乏，便在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小岛湾里停歇，无吃无喝，口干舌燥，熬了一天一夜。再起程时，突然遇到了“缉私船”，名曰“缉私”，实则海盗。由于范长江口才好，又有假身份证带在身边，才得以安然脱险，终于到达了广东台山县的都斛镇，最后又转到了桂林。

在桂林夫妇二人同住在公寓里，因为范长江名气大，不敢公开露面，沈谱便在香山慈幼院谋到了一个教代数的工作。未料公寓的主人与特务有联系，早就对他们盯了梢。紧接着，又听到消息，蒋介石正在通缉范长江。看来二人同时走肯定是不可能了。便利用一个下雨天，沈谱把范长江送到火车站，让他独自而逃。公寓主人见长江没有同时回来，便起了

疑心，又接连两三天还不见影子，便迫不及待地问沈谱：“他到哪儿去了？”沈谱答：“到阳朔看山水去了。”又问：“阴雨天怎么看？”又答：“老板真外行，阳朔山水是下雨天才正好看呢！”过了几天，沈谱干脆搬到了香山慈幼院去住，到放假告一段落时，才回到重庆父亲身边。当找到邓大姐时，邓大姐告诉她：“长江已去苏北解放区了。”不久，组织也安排沈谱，经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用半年多的时间，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也到了苏北解放区。

1945年，范长江在苏北任华中新华社社长不久，被调到南京随周恩来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任新闻处处长，兼中共对外发言人之一。后来国共谈判破裂，白色恐怖严重，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延安去。临行匆匆，未来得及向沈谱告别，只在镜框背后给妻子留了一个纸条，上写“不得不迅疾离开”云云。此时，沈谱本是住在上海亲戚家的，因为丈夫树大招风，他一走，亲戚便胆小起来，自己只好忍心把孩子留下，只身又回到了香港。短暂的相聚，又匆匆离开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范长江从陕北转战到了河北平山西柏坡，沈谱从香港到天津，经石家庄，也辗转来到西柏坡。但是，一前一后，未能相遇，最后在良乡才重新团聚，一起随军进了北京城。萨空了先生说，他们这对患难夫妻，在战争年代过的是走马灯式的生活，看来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

1970年10月，范长江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不幸含冤逝世，他是“十年浩劫”的牺牲者。当时在北京造纸研究所当副所长的沈谱，自身也在接受“审查”，惊悉噩耗，悲痛欲绝。

“老牛因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如今，沈谱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但她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散发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儿光和热。她身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造纸协会名誉理事、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顾问等职务。她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沈钧儒先生年谱》，极具研究价值，博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赞。

原载 1992年第10期《妇女》杂志

蔡锷女儿谈蔡锷

1981年仲秋，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访问了辛亥名将、讨袁护国军主帅、再造共和的英雄蔡锷将军的三女儿蔡淑莲女士。这位69岁的老人，虽然头发花白，但身体矫健。她已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退休。她的母亲潘蕙英是1956年去世的，终年64岁。她所知道的父亲情况大多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

潘蕙英是昆明人，民国元年同蔡锷结婚。当时蔡锷是云南都督，才29岁，潘蕙英20岁。从生活条件说，他们夫妇应该比较优裕，但平日吃饭却总是白菜，豆腐，辣椒。蔡淑莲说：父亲除经常穿的戎装外，也很少有便服，曾对母亲讲：“你没有手镯，没有好衣服，人家照样请你坐上席！”

1913年孙中山、黄兴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蔡锷将军出兵四川。以调停为名，行支持之实。此事被袁世凯猜忌，强召入京。母亲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她理解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便欣然提出陪同前往。说着，蔡淑莲女士拿出一张委任状的照片，上书“大总统策令，特任陆军中将蔡锷为昭威将军”，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下面盖“大总统印”阳篆章和袁世凯的签名。显然，这是袁世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一种手腕。